

纱一般的薄雾，丝丝缕缕地从弯曲的河沿上飘拂开来，萦绕着睡梦中的村落。树木刚刚生出细叶，还没能盖住村庄里参差的屋脊。一只黑色的大鸟，划出一个漂亮的弧线，轻轻落在一支扬向天空的房檐上，它四处观望了一番，昂起头，高声叫道：“架架格格，架架格格。”

春分这天

□申赋渔

这只能是乌鸦的黑鸟，名叫元鸟。它在春分时来临，秋分时离去。不过，也有人说它其实就是燕子。燕子也是一种奇异的鸟，它只在和睡人家的房梁上筑巢。任何捣毁燕巢的顽童，都会受到父亲严厉的责打。

“夜半饭牛呼妇起，明朝种树是春分”。元鸟的鸣叫，让村里早早就变得忙碌了。不只是为了种树，还得卷起裤腿下到池塘去栽藕。麦子在这一天也开始拔节，得赶紧施肥。春分这天实在有太多的事要做。大人们很是忙碌，孩子也有自己的任务。

他必须在村里找到一种叫做“佛指甲”的草，把它栽在小盆里，在爷爷的指导下，放到屋顶上。孩子身子轻，动作快，只要是故意调皮，就不会弄塌屋顶房檐。老人们把这种草又叫做“戒火草”，说在春分这天放在屋顶，能消灾避火。孩子们呢，觉得好玩，能坐上屋顶，可不是常会有的机会。

从屋顶下来之后，还有一件事要做，这也是孩子们喜欢的。母亲早已煮好十多只实心的汤圆，放在盘子里晾着。父亲昨天晚上，就从竹林里砍来十几根竹子，竹竿上还带着青叶呢。各家的孩童把一只只汤圆戳在竹竿的顶端，扛到地里，再一根根插在自家的田埂上。这叫“粘雀嘴”。希望糯米做的汤圆，能粘住偷食的雀儿的嘴巴，让它受个教训，今后不再敢来。

事实上，最馋嘴的，恐怕不是雀儿，还是孩子们自己。因为做完这件事之后，他们立即就呼朋引伴，到河边的空地上，烧野锅，吃野菜了。有人拎来了铁锅，有人下钩钓鱼，有人寻找柴火，有人在小河的斜坡上挖起灶台，更多的人，四散开来，采挖野菜。春分时节的野菜鲜嫩甜美，种类繁多。等钓来的两条鱼在锅中翻滚之时，他们就把野菜择洗干净，放入锅中。这时候，香气一阵阵在田野里飘散开来，所有人或坐或跪，紧紧围在锅灶的旁边，伸着头，咽着口水。他们早已急不可待了。

野炊春菜只是打个牙祭，到了真正吃饭的时辰，村子里便陆续传来妈妈唤归的声音。妈妈们拖着长调，喊着孩子的乳名，孩子们便远远地应答着，撒腿往家跑去。

屋门口早已摆放好一张宽大的方桌，大人们嘻嘻哈哈地聚在一起，轮流到桌前，尝试着，把一只只鸡蛋竖立起来。乡村里的人们，用游戏的方式，证明着春分这一天所象征的阴阳调和。



跟着节气诗意栖居

□王萌萌

立春梅花分外艳，雨水红杏花开鲜；惊蛰芦林闻雷报，春分蝴蝶舞花间。清明风竹放断线，谷雨嫩茶翡翠连；立夏桑果像樱桃，小满养蚕又种田。芒种育秧放庭前，夏至稻花如白练；小暑风催早豆熟，大暑池畔赏红莲。立秋知了催人眠，处暑葵花笑开颜；白露燕归又来雁，秋分丹桂香满园。寒露菜苗田间绿，霜降芦花飘满天；立冬报喜献三瑞，小雪鹅毛片片飞。大雪寒梅迎风狂，冬至瑞雪兆丰年；小寒游子思乡归，大寒岁底庆团圆。

这是不少人都熟知的二十四节气歌，从春分开始，到大寒结束，四时八节之更替，二十四节气的旅程循环往复，年年如是。它交代了祖先的生存经验，反映了寒来暑往的气候变化。曾经大到国家社稷，小到柴米油盐，桩桩件件，都跟我们的二十四节气和时令相关。从这套农耕文明时代留存下来的体系当中，可以看见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博大精深，也能看见真正的中国人应该怎样饮食起居，耕种劳作，为人处世，齐家治国。古人真切地感受四季变化，留下了众多千古传颂的动人诗句。

宋代的大文学家朱熹写过一首诗：“胜日寻芳泗水滨，无边光景一时新。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。”这首诗写的应该是春分到谷雨之间，春盛时节，百花盛开的时候。又如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诗：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这首诗应该就是写的小寒到大寒之间。辞藻虽然简单，但却道出最冷时节友人欢聚的浓厚情谊。在古人的字里行间，写尽人间烟火和乡土人情，也写尽人们内心的感发以及人之间的情感。

反观当今，我们自幼就会背二十四节气歌，但是又有几人能够真正讲清楚其中的含义？如今的人们，却似乎与这绵延至今的节气文化隔着屏障。整日奔忙却庸庸碌碌，寻寻觅觅却心无所安。走进“二十四节气”，向祖先学习，跟随节气生活，或可让寻常生活更加有趣，让有限的生命历程体验更加丰富的丰盛。

从节气上来讲，俗语道“花木管时令，鸟鸣报农时”，天地万物，自然众生的变化，成了区分节气的重要的标志。古人的劳作依照节气展开，务农的、经商的、当兵的各司其职。看见什么景象就知道到了什么节气，应该

做什么，要怎么做，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，应该追求什么目标，一切都非常简单而明晰；而如今大多数人所缺少的，其实是一种慢得下来，静得下来，专注当下，安于当下的力量。信息化和网络化将许多问题放大，变得更加有戏剧性，社交媒体的短文字和短视频的表达方式，加剧了时间和感受的碎片化，我们被迫进入了一种被催眠的具体无意识当中，执着、比较、贪婪、焦虑就成了我们的日常。或者这就是我们与古人的最大差别，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痛苦的来源。

法国哲学家、存在主义大师让-保罗·萨特在代表作《存在与虚无》中将存在分为“自在的存在”和“自为的存在”，人便是后者。每个人都具有绝对自由，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立法者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绝对的责任，人当由自己创造。而在东方，王阳明有着更为开阔的见解：“乐是心之本体，仁人之心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，欣和合畅，原无间隔。”心安即乐，人在天地之间，活泼怡然、自由无碍。倘若我们一时之间无法从当下具体的生活中抽离，又被现实的烦恼和未来的不确定性所困扰，我们就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，活在当下每一刻。或许东西方哲人都希望，能以最好的现在去等待最好的未来。

春分时节，草木新芽脆嫩，河畔烟柳成阵，园中桃李尽绽，天地之间蕴藏了一个冬季的激情与活力都释放出来。因此就有杜甫笔下我们都非常熟悉的《春夜喜雨》：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”眼看春之将至，感受天地之间的激情与活力等待着新的生发，意味无穷。

不止于此，四季变幻、五行阴阳……二十四节气传承绵延至今两千余载，融合了生活智慧、世俗民情、自然奥秘、人文典故的百科全书和文化遗产。如何去继承和发扬这份遗产呢？这是每个中国人一生的必修课。

现代人只需在奔忙当中寻一点空隙，在喧扰当中觅一方净土，无所谓何时、何地、何境，只需专注于当下，去观察、聆听、躬行、创造，就让我们跟随节气的指引，去诗意地栖居。如此，才能从日常琐碎细微处，在浮生起伏进退时，用最适宜的方式连接祖先留下来的信号。

春 chunfen 分 春之 传统节气

今年春分。阳春三月的天，满眼的绿意和芬芳。在和风里徜徉时，我不由得想起了十多年前的那个春分，我和儿子一起播种的事来。

记得那时，我在工厂里上三班倒。那年春分当天，我值白班。四点下班后，我骑着自行车在回家的路上。说真的，上了一天的班，此时的心情被春的气息所陶醉，倒放松了许多。路边上的白杨树，杨穗早早的落尽了，新的叶子还未长出来。而柳树已是一抹新绿了，鹅黄般的绿色，诱惑着路人的眼，“柳丝缠绵”，此话一点也不过分。远望去，地上的草已经泛绿，淡淡的。可等近上前来，却又并不显眼了。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，也许正是此刻的真实写照吧。

在路上正想着，手机响了。忙接听，原来是正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打来的。“爸爸，下班了吧？今天下午放学时，王老师发给我们每人一粒种子，要回家种，你快点回来。”“好的，我就到家了。”

说话间，便到家了。刚进门，儿子飞快地迎上来。“你们老师发的种子呢？”“嗯，你看，在这里。”儿子伸开小手。哦，一粒黑色的小种子映入眼帘。我接过来，细细地端详着，犹如一枚西瓜子那般大小，不过一粒普通的种子么，感觉好像是丝瓜籽。“王老师说了，一个月后要检查的。”儿子急切地说，“爸爸，快点给我找个花盆种上吧。”“好好。”我把种子轻轻放在儿子的手心，来到阳台。儿子小心翼翼地攥着黑色的种子跟在我身后。

在阳台上，我找了个闲置的花盆，又到外面的绿化带里搞了点土。儿子很兴奋，一蹦一跳的。等我把花盆里的土整好后，接过那粒黑种子，仔细地埋进了土里。“爸爸，这种子什么时候发芽？”“哦，得过几天吧。”“要浇水么？”“当然了。”“那，我来浇水。”“好啊。”儿子说罢，忙拿着水杯去接水了。

等我洗好了手，又回到阳台上，看见儿子正认真地浇水。浇完水后，还冲着花盆左看看右看看。“爸爸，是不是春天播下种子，等到秋天才会有收获啊？”“那是么，你忘了原来你背的诗了？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……”“哦，那以后我要好好照顾它。看它发芽，长叶，开花，结果。”

望着儿子那副认真的样子，我心中顿时释然许多。是啊，春分是播种的日子，而那天我帮儿子播下的不仅仅是一粒普通的种子，也是在儿子心中播下了一个心愿，一个希望。但愿这粒小小的种子能在幼小的儿子心中开花结果……

“一年之计在于春”，转眼又是一年春分，也希望我们每个人也能在心中播下一颗良好的心愿……

那年三月

□无垠